



朱子抄釋序

予在江南日徽中士從予遊者請刻朱子抄釋予諾之未
有以應也比守太學徽士戴冠輩十餘人復以是請予乃
取朱子門人楊與立所編語畧者遺其重複取其切近抄
出一帙條釋其下以便初學覽閱夫朱子之文動千万言
學者少而讀之至於白首不能窮盡乃今落落數百條何
也曰君子之學雖貴於博而尤要於約也苟惟其博之趨
在朱子大賢也則前摭初學豈不泛濫而無所歸哉學者
苟於是編少知意焉然後必觀朱子之全書自當知所從
矣且因是以窺周程張子之奧上溯孔顏思孟之道亦可

優入而不難也

嘉靖十五年丙申秋八月己丑國子監祭酒呂柟序

宋子大... 曰君子... 二神... 其... 必... 則... 賢... 國... 宋... 子... 之... 文... 博... 于... 言...

朱子抄釋卷之一

行人司可正

樊閣

後學呂柟抄釋

曰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已方有所得
釋學只是以人治人不然便是人不如鳥

也

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做事亦學

也釋知行無進是學

古人為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
釋即曾子三省

學之

今人有多少病痛一箇人是一樣須是仔細自看即克將

行萬

去釋切近精實無如此學

學者須是為已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在明明德上

釋了此再無餘學

聖人千言萬語即是教人做人而已釋不然便同鳥獸矣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後孔子只用兩

目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孔子不去釋後師貴親炙方能得其真觀顏曾問冉

可見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

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自可超凡入聖

而今合玩索處便玩索合持守處便持守合講論處便講

論合踐履處便踐履須四路並進始得釋好通作一路去

學者取怕因循釋此人之通病故率止為鄉人

直須行撥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釋鳥定知此存定

為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釋順流處便是人欲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

求放心便休釋求放心即是學問求字儘有路徑

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

釋繞會外即會裏

此合外內之道

朱子

先生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

之釋多少字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釋此

關頭

科舉自是一件事學問自是身已上事初不相干釋此本

然科舉何為亦可廢矣

若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釋有此心并

快

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釋人難做底事只是克己便好

伯謨勸先生少著書答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

些子事無道理釋伯謨意

人若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

死也枉了釋發揮夕死可矣明白親切足以激偷生者矣

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

立命釋可謂遂志致命矣

只是這箇心但一念之間是底便是道心不是底便是人

心釋人心亦有是底

人心只是一箇知覺知覺從饑食渴飲處便是人心知覺

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釋饑食渴飲恐難盡非

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釋明白切實無如此說足以求執中矣

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天下為一家
中國為一人底意思

聖人與眾人做處便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
聖人亦未嘗無人心其好惡皆與人同各當其則是所謂
道心也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釋此即復卦之意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釋覺而後能求

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而今與

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

便是存心之法釋此初學收心之方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

底是失其本心釋此可對省

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心才係於物便是

為其所動釋當使天君常泰然

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群邪自息釋提醒只是戒慎恐懼

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

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釋此又一時之言却的

涵養於未發之先窮格於已發之後釋恐難如此分先後

未能識得涵養箇甚釋此却明白

劉黻問立志為難先生曰也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

徹下只是這箇道理釋能敬便是立志

敬字似一箇畏字非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

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常常如此氣

象自別

童蜚卿問主一無適曰只是莫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着

衣時只着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

劉砥問謝子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

是敬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釋敬則心惺

敬即是此心之自做主宰處

論格物曰謝子尋箇是處之說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直

尋到十分是處方可釋須先從到處尋是

遇着一件事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釋遇着字亦是格路

且窮理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

已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釋切已工夫只是先至者是

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儘多須是自去

看看来看去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

易簡似一日只是要熟釋學貴積累

知得深便信得篤釋故知至而後意誠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

先論輕重行為重

陳安卿舉南軒知與行互相發先生曰知與行須是齊頭
做方能互相發釋近日知行並進之說亦是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
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

其後得人商量正是之則所益厚矣釋無師友固不可全靠師友亦不可

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

要只是觀理分明便勝得他釋格物是要緊

不曾離得舊窠窟何緣變化得舊氣質釋須當拔

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先生以為惟學能變化氣質

爾釋二先生之言皆是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釋火易於焚人水易於溺人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不如

此者方為自欺蓋中心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

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釋意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口勿制伏寂是那不大段計

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絕難為驅除今看來是如

此釋此正悠悠處家能害人

黃達才言思不能精之病先生曰硬思也不得只是要常

常提撕莫放下將久自解有得釋此還是心有牽係不耐煩思

先生問童伯羽如何用工答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先生

曰痛抑也不得只放退可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爾釋

正思換了邪思

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是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然試之亦畧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耶釋過在不

能事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

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臨事時又變遷了先生曰只是亂說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

轉來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釋安而能慮

陳安卿問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先生曰今且當理會常未當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

盡如何便要理會變釋常變一理耳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工夫到理明時節氣自強而膽自大矣

道夫因言李文自昔見先生後篤厚謹畏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故今者復來曰得他恁地也好或然窮來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

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
求陶鑄及所以為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不柰他何
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為學其他也無陶鑄
處

潘時舉問常苦粗率不知病根安在先生曰不消更討病

根但知粗率便是病在這上只加仔細便了釋粗率處還是心有他絲

先生曰今學者來求病根熹向他說頭痛灸頭手痛灸手

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釋須是說與煉訣

李方子臨歸請教先生曰開闊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

謹嚴這是人自去做釋即寬而栗等義

一日同周舜弼游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

之志荒矣釋此正玩物喪志

或言氣稟昏弱難於為學先生曰誰道是公昏弱但反而

思之便強便明這風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進

釋須與他說出箇昏弱根因好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間斷先生曰只

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却沒得自家公今三五年不相

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釋直是惟日不足

人之私意有知得便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不獨是

忘記克去而反與之為朋者釋只是後欲易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第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

則日克日明豈可涯涘耶

釋如此便能責已

才枉其小便害其大

釋即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之意

博文是致知約禮乃是踐履之實

釋博文專為約禮設

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修身便

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

進德修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身上說業是就

事上說

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

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

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

先生曰熹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

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

釋只是惡聞道不好學

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尚是人

在

釋恐只是箇忠恕

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

裏

人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釋氏只說

上達更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決無此理

釋此正儒佛之別

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

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

釋讀書亦是格物致知一事

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但求知便

行要求

聖人語言其實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

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工夫釋此便是論讀書事

司馬溫公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

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釋此言亦近道但於德性處差

續學亦

今學者看文字往往不曾熟如此則何緣浹洽橫渠曰書

須成誦精思釋書纔成誦便無放心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

後將註解看方是有益釋讀書若先從身心上照驗合否後看注解亦且能辨其是非矣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

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釋此便是心口相應理無

走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已言釋既

聖賢之言如已之言即可以占在已之行如先聖賢之行矣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也釋纔不耐煩便是求捷徑入禪

室矣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瑣碎立說但要反復體

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効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釋其要只

是反求諸身

讀書須周匝遍滿喜舊有四句云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

拙毋巧寧近毋遠釋此四句亦是下學工夫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

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方自行釋對書便見已病乃益

讀書須純一如看了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真向

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

有下章釋此便是主一

周元卿問着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

思量他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先生

曰此家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釋示卿已不將書治心又

安能得心在書上也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

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是釋此時便見天理人欲交戰景象

因說讀書云韓退之所謂沈潜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

沉潜反覆之功方得釋此况潜反覆須如易及覆道也之義解乃切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則聖人之意見矣釋以聖人之意為已之意可

今之談經者徃徃有曰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

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

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釋惟不為躬行以窮經故生四病

名數制度之類畧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釋

者非學問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大疑則有大進釋用思故也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

了這一畝後疑漸漸減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

學釋疑易正是以心驗之得

關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釋此只是箇收放心

大凡看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着力方可釋此便是知行並進

之意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

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其何可廢釋

是先立此心

廖孟卿請問所讀書先生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

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釋如此而後讀書句句皆入心矣

熹自十六七時便下工夫讀書當時也喫了多少辛苦多
讀了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熹這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
着力方可釋此恐記先生之言有誤不
然是先生以讀書為多也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
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釋只切已
便有受用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
今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說釋說之玄妙
者其行必高

先生一日問剛中平時讀何書剛中說看語孟荀楊莊老
王通諸書先生云須看語孟若荀楊乃誤人之書莊老乃
壞人之書釋只說將語孟荀楊莊
並看便是自設自壞也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着實其他諸
子不能無過差也釋程張又入
孔孟之門戶

先生捐館前一月以書遺廖子晦曰大學又修得一番簡
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釋觀先生於大學
可謂終身事之矣

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
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
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釋思
之得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
這裏釋拊常說
亦如此

大學是聖門家初用工處格物又是大學家初用工處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是夢誠意是善惡關
誠得來是善誠不得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
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闊須
着如此點檢釋次第本如此

致知誠意此是大學一篇樞紐乃生死路頭人之所以與
禽獸異處若過得這關子其他事皆可為也釋中庸語孟皆同此意

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亦不過是不善中之善到得物格
知至後或有不善亦只是善中未善處釋明白可作

正卿問大學傳正心修身莫有淺深否先生曰正心是就
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釋次第亦是如此

大學正心章已說盡了至修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

國章又依前說教他治蓋是要得節節去照顧釋照顧字只與照應

先生語吳仁父曰熹語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
又記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釋此恐非朱夫子之言

王子充問讀書未見得切見之事方切先生曰不然論語
一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是三省可

謂甚切釋此可教子充之務實矣

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
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

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釋頤曾只聞已所聞後學聞雖多却少箇行字

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者一句上

自能配義與道矣故集義即生長浩然氣之根苗也

揚至之問中含二義有未發之中有隨時之中曰中庸一

書本只是隨時之中然其所以有隨時之中者是緣有那

未發之中在裏

釋揚說頗支離但隨時字非小可與權者能之不然便同流合汚

詩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

滿人意處

釋此說恐太信已不信古

問詩傳叶韻曰古人文自是有叶今泉州有詩譜紹興府

有韻譜皆吳才老做陸德明釋文中亦有此類甚多

韻就意故用叶後人乃是以意就韻故韻雖叶而非詩

南軒精義是意外說却不曾說得詩中本意惟上蔡說須

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却是會讀詩

釋六義體面固

要識得尤莫如先識得思無邪

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

釋不是熟於卷舒作用蓋

有安安溫恭之德自然政化流行不能自己如天地於穆至誠自然日往月來陽舒陰慘未嘗容一意也

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

傳大段不同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

釋詩書序傳舊人得

者還多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

釋故儀禮為禮記為傳

熹向定婚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大槩如此

釋知此便可求用
四代禮樂之意

今所集儀禮也只是畧存古之制度使後之人自去減殺

求其可行者而已釋儀禮雖止十七篇然於禮之體廓已
定用之而斟酌損益係乎人耳雖滿而

不知變與背而
不知循皆非也

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

出釋周禮直欲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其書無一言
而非仁也為政若得其意不必盡擬其條貫矣

周禮一書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處聖人須別

有權變之道釋程子云若生民之理有窮雖聖王
之法可改讀周禮當識其意可也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熹平生費

些精神理會易與詩論其得力未若語孟之多也釋語孟
從易中

出流

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

子易釋恐只是
是一易

伏羲畫卦止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

周公作爻辭亦是為占筮說到孔子方說從義理去釋自
義至

孔恐只是
一箇義理

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

漸畫釋繫辭取豫取夬
等亦是如此說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

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釋此恐程子得者還多

橫渠云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極好釋恐亦為小人如拔茅包承等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

謀利大義都晦了且如今人做義只做得齊威晉文優劣

論釋道誼在齊桓晉文論上論亦自見得到

看春秋甚難須是有當時魯春秋來看見得聖人改竄處

方始知得事實然那得有此釋大旨亦有在字字上見者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畧見聖

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釋此便是善看春秋者

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不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

只恐權柄不入手問不知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

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釋無

不可為之事者聖人之能有不可為之時者聖人之命

左氏敘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立明

釋敘至韓魏趙者左氏之徒補之

左氏一部書文章浮艷更無事實蓋周衰時自有一等迂

闊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釋文盛則道微

孝經一書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為理會過曰此亦難說

此書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

緝而成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偽為

者釋孝經多是孔曾問答以訓幼少者之意

家語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白撰出其

流之近則為家語其流之遠則為孔叢言語簡繁時世之自然也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其他好處甚多大過法言釋亂了

疑比太多率薛收姚義之筆其間于文中子者之至義固存也

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乃阮逸偽書文中子元經

關子明易皆逸所作釋其初不可謂無傳若皆出于逸之偽恐無據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釋岐弼身非孔孟安得其言明

太史公樂書說那許多制度分寸極好此必有古書可考

未必是他自說得釋蓋古來相傳授者亦有之如內經亦然

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當時治體是

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仔細上蔡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

不蹉一字釋不蹉處只是心存

讀通鑑且將全書本熟看却去看綱目發明却儘好議論

也釋通鑑做左傳作綱目做春秋經作然比之未合處及做之未至處豈惟儘好議論耶

溫公通鑑以魏為主其理都錯熹所作綱目以蜀為主釋

蜀為主固是大義若主之太過反是掩實成虛如攻伐書入寇之類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

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

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

釋史文簡殺太過雖老儒亦難讀況子弟小兒乎

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親歷之

但理不及唐鑑耳

釋唐鑑終

胡侍郎讀史管見其為文字與所見處甚好到看他自做

處全相反

釋初只是以意料想也

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

氣力做只是不好

釋不是實有的文字自要註點

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

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

釋此意馳逐去終未免害學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董仲舒之文緩弱

釋以質實緩弱論董賈文却恐往文

向上論了恐亦害學

素問語言深靈樞淺較易看

釋二書恐亦古之遺意不當以文字看也

先生方修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

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馮冠子及說列子在莊

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

釋之二子皆恐陷于文孔門四教之文恐不如是

韓退之以下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

釋并韓子亦恐有主

詞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

釋詩自西晉以前雅頌云猶有風處

職

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釋世道之危亂全繫此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然本既立次第方可看

蘇黃以次諸家詩釋看李杜不如蘇武韋孟尤不失放心蘇黃諸公勿治可也

李太白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此釋

語恐喪初學之志

道間人多獎詩文求跋尾熹以為人之所以與天地日月

相為長久者元不在此釋朱子此語極使人能立志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

纖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釋文處亦是實乃真文也

歐公文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

是闕冗無意思釋終是陷于詞章

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釋文士趨巧自左傳國語以來然矣三蘇又其甚耳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文議論平

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好思量枕上路上廁上他只是做文

字尚如此況求道乎釋此三處可以占歐子制辭之心矣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釋文章有道理方是暢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

秋傳序釋此亦據文字格體而言并四篇原意亦失之矣

黃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子孟較深語孟說得

較闊釋通書便有要立言意語孟隨人隨事發自然熟也

問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後上面說來
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釋程子謂
之祖恐不止連天命之性說之也

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釋須近取諸身好

定性書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釋

學要勉力求至于此處以是為當足猶未能立而求行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做得文字如此

了便是已知為學之本釋顏子後如黃叔度程明道皆天生來好故入道便易人當先化氣

所質

因論動感先生曰諸公且道那句是緊要道夫曰順理則

裕莫是緊要不曰更連從欲惟危兩句這是生死路頭

今看了近思錄看別經書須將遺書兼看蓋他一人是一

人病痛故程先生說得各各自有精采釋程子多得論語之意言率因人而

發

伊川見朱光庭所編語錄云某在何必讀此若伊川不在

則何可不讀釋此亦近于欲無言之意

一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

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好然意思好釋只意思好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

萬馬飽滿仗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

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釋只看入道處其

范浚心銘他自見得到說得件物事如此好釋近約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捉一物正緊忽墜地此由其氣弱釋

却以文論也

李復滴永集說浩然之氣只是要仰不愧俯不怍便自然

無怯懼其言雖粗却盡此章之意信州刊行釋此非平日

行俯仰無愧怍善發浩然之旨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釋康節自

其心亦無愧怍但

潛虛只是言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釋易原不如是失

李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釋馬遷律曆

自古必有傳授之者李通益能發明之耳

南軒語子盡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

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釋理明意足俗解

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釋舊最愛

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釋此等論亦

先生言科舉時文之弊後生才把起書來讀便先要去討

新奇意思準擬作時文用下稍弄得熟了到做官或立朝

雖於朝廷大典禮也則胡亂捻合出來用不知被理會得

者一撈則百雜碎矣釋時文之弊

如此之甚乎

朱子抄釋卷之一終

後學呂柟抄釋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

相離也釋以太極為理動靜為氣
恐涉支離非周子本義

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

氣之內也釋說氣有理是說
理生氣恐未穩

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必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

先畢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這天地有理便有氣流行發

育萬物釋理在天地及氣流行之先
恐未然畢竟是氣即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

也釋此恐依天子

論天地有心無心曰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

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心便是他主宰

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

為心釋天地所到處便

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日月行得遲故恰似右行看

來說得極是只恐人不曉釋橫渠之說亦非杜撰夫于嘗

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見海中作旋窩

水皆注入去者釋若海溢則水必不

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往來屈伸如春

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

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釋解此

鬼皆可通矣故學

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注謂魂陽神也魄陰神

也此語說得好釋觀語默亦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為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為也

釋即圓者動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

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

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釋即寤

神即寐可
以觀鬼

陳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是老氏語畢竟無歸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復來這枝上問人

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

釋以此知老佛歸
根輪迴之說皆非

陳復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

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要有便無便無子孫這身在此

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通貫所以神不散非類

民不祀非族釋只是
感應

先生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

之妙萬殊之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

而萬殊者也釋無氣質則無天地之性氣
質靈聚處便是天地之性

伊川先生說話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

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釋伊川說性即
理固盡然性又

離氣說
不得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無氣質而言矣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

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釋此可見
性自氣稟

而有蓋氣即入之成形其靈湛結
聚處為心心之所生者善處即性

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釋此却明白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

而言之釋此却未然恐涉支離

人性雖同氣稟不能無偏重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所以

中正而為聖人也釋此亦可觀性善

問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先生曰孟子論性指本然

之理而言理無不善夫子言性就人生氣稟而言不能無

差故曰性相近然人能因其相近而復其初本然之理人

皆有之何嘗不善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以其困而不

學故不可移若勉強盡力豈有不可移之理釋孟子之言性善本于性

相近之言蓋天地間除是上智下愚移不得其餘性皆相近可習而至可以見性善也夫上智下愚數百年之內千

萬人之中止一二人耳若相近之性無不然故曰性善

韓愈原性本自好但言三品處欠箇氣字孟子論性善下

頭也少一氣字所以起後儒紛紛之論釋無氣難說性三品之言因上智下

愚而生然不知夫子立言之意本為性善也

問性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

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張方始明備釋性即氣

之靈明精粹處由心而生者也支子言之皆未然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先生曰此起於張程熹以為

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

此未曾有人說到此韓退之說三品孟子說性善荀子說

性惡揚子又說性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之說

泯矣釋程張說性雖比諸子明白然恐還不是孔孟說性之初意

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

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汎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

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釋心譬如一池水之中央澄湛

處其靈覺皆自心中起者性也

道夫問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

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

又是查滓至濁者也釋此天與氣為二則才與性又二物矣亦未然

潘時舉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

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

無暴先生曰凡人多動作多咲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

暴其氣今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

也釋雖無暴其氣亦須用志

鄭昭先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主却在心熹嘗

謂只有程先生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

注惟此說為當釋人欲煩擾後亦一歇便見夜氣之美

吳知先問何以養得平旦之氣到終日常恁地清曰如何

朱子學

養得他即是操存得箇心使不為事物所撓動故雖終日也似平且雖事物恁地煩撓此氣自清釋只是心作主得所謂定而后能靜也

浩然之氣孔子有兩句說盡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釋故集義則生此氣

竇文卿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否先生

曰湛然清明時此固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說仁都是

把做空洞底物看却不得釋湛然清明時可觀仁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中間包得許多生氣自是惻隱釋仁善之長故仁者人也人而不仁生意息矣

善之長故仁者人也人而不仁生意息矣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

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

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釋仁若存得了就與

天地同體觸處生意流行矣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曰不仁便都恁地麻木了都不知

痛癢雖禮樂恁地好也不柰何釋禮樂本是仁作

周莊仲問好仁惡不仁還有優劣否先生曰畧有之好仁

者自是有一般人資稟較寬和溫厚惡不仁者自是有一

般人資稟較剛果決烈然而皆可謂之成德釋此恐只是

仁必惡不仁能惡不仁必好仁故夫子單言用力于仁

禮是仁之藏智是義之藏釋三百三千無非仁剖判是非義在其中矣

人多說性方說心熹看來當先說心古人製字亦只先製

得箇心字性與情皆從心釋性從心生情從心動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四端情也包性情者心也故橫渠曰

心統性情者也孟子亦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惻隱之

心羞惡之心以此見心實統此性情也釋收放心者性情之蕩也

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釋亦

紙上說底理會了心者故苟有事于心無處非理會之地

志是心之所向意又是志之支脚橫渠云志公而意私情

是心之發動處志意屬屬之情

問九容九思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涵養更將

甚物涵養釋涵養雖離此九不

論敬之與誠曰敬是執持之意誠是真實之名敬則自始

到終皆順着力誠須是物格知至然後意思念慮自是真

實強安排不得也釋雖敬亦須先要知味方肯敬

楊子頌問周先生云一者無欲也比伊川主一之謂敬如

何曰無欲與敬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

無欲管脫釋無欲固是好怎能便無欲其先須有功

漢儒反經合道之語却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但他說權遂

謂反了經一向流於變詐為權則非矣釋權能合道雖反經亦不妨漢儒將

亦有所受

問致字之義曰而今畧畧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

得十分中十分和釋致如世人言致位之致言積累至其極而為已所有也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先生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

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

理聖愚賢不皆同釋性分若不兼氣說從何處得來

問存心養性先後曰當先存心而後養性養者養而勿害

之謂性不可言存釋存心養性恐不可分先後纔存心便可養性性亦可言存成性存存是也

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賦與所謂天令之謂命然有以

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有以理言者謂仁義禮智之性

性者皆天所賦與故皆曰命釋若有此二說與子思之言不合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釋雖高遠處皆平實

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

只是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釋只兢兢業業至死不已便是無欲間斷如逝

聖人只是常欲扶豎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釋全其天

與我者以及于人便是能撐拄天地除是仁人孝子可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釋了此何須多言

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何也曰

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董聚洋溢天下無一民一

朱子集注

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釋既無一民一物不化何消又用周官法度大抵關雖先而法則次之不然徒善不能以自行

楊至說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

之意出一絕以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

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為感動釋

如此詩又本之以德豈惟可使七宰感動哉

熹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

却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事都被他下面

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頓釋若用心為民大亦可小亦可不然大固不可小尤不可

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以督辦財賦反成殘民之職提刑

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釋但有濟愛便能行乎其間

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

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大於此者乎釋善法無

可濟

王季海當國時好出人罪以積陰德熹嘗謂雖堯舜之仁

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乎釋縱惡

良善陰德安在季海出人亦是為己之私心

問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只是隨時問

今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釋就中整理便是經

宋子 卷之三

濟手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釋此已日乃革之之意若更張者不是微利便是好名

陳安卿問律起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

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那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

周世宗造

釋自堯舜設士以來即有律如五刑五流鞭朴金贖萬世不能改也但逐代有增益耳惟仁主

能換律漢高之三章是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釋若不避事儘有事幹矣暇侵事侵事者反避事也

自古救荒只有兩策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

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釋感召和氣固無荒可救

若儲蓄亦是備荒事救荒是無前二者方可云救恐亦有策

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劫禾者斬閉

糶者配先生曰這便是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

又曰要之只是粗法

釋不求劫禾之故而斬劫禾之人雖謂之不酷吾不信也

黃直卿言庾子晦作宰不廷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

寧可服先生曰廷參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這裏也不

是釋不待爭到為不是若舊規而不廷參恐亦不是

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釋內

體自昔為然朝士近天子宰相得以行其讓郡守遠王畿監司得以立其體

先生歎息云今日不能制民之產已自不是民自去買出

又更收牙稅是甚說話古人禁人聚飲今却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飲如此却何以責人廉遜釋此意行可以觀先王之仁其民如之何

朋友言某官失了稅簿先生曰此豈可失了此是根本無

這箇後如何稽考所以周公建官便皆要那史所謂史須

是掌管那簿底釋後世內而大小九卿皆設司務典簿等官外而省府州縣皆設經歷簿史等官其

意深矣

先生曰熹在同安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以一幅紙截

三片作小榜子遍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某鄉分稅仰人

戶知悉只如此到限納者紛然只是一箇信而已釋先生信在言

前故言出而人從

陳安卿問橫渠復井田之說如何先生曰這箇事熹皆不

曾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後尚有萬千難行處莫道要奪他

田他豈肯釋只就差後中自有一樣井田法不待區畫又橫渠說必須乘時

先生論兵曰今日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

兵農既分之後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釋政在養農便省養兵費

不足則兵有餘

人言仁不可以主兵義不可以主財喜謂惟仁可以主兵

義可以主財釋朱子探本之言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甚州總司屯甚州漕司屯甚

州上面即以戶部尚書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為殿冢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簽押各相牽制事何由成釋大抵只要人存管屯與田畷亦同治得民田

便治得屯田

朱浚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

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國家中與張韓劉岳突然而

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釋素有為天下得人之心者眼力方高

監司薦人後犯贓罪須與鑄三五資方始得他痛今都不

損他一毫釋此在用監司者已非其人故上下內外相恕也

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

是非今朝廷之上不能辨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

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

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為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

釋晚未削弱根本如此可不畏乎

如今未論人會學與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先生欲得

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其德行軍高者留以為

太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

方成次第也釋此治化之本

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

是緊要處釋蘇子瞻議朱光庭何時打破這箇敬字則堯舜至孔子皆非矣

問夫子溫良恭儉讓先生曰寧是要看得此五字是如何
氣象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
意思今人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到宰相地位也是

恁地釋以後世自請舉字發
揮夫子五字更明切

仁智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
深者也子夏子貢得智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

上蔡則智勝釋終是仁
可以兼智

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

病痛都沒了釋只是一
忠信故

蔡行夫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先生曰此是顏子好學之

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

聽言動上釋二事皆在四句上
做恐不可小二事也

黃直卿問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開更密

似點點更規模大開尤縝密
釋此却是自二子象貌上看
畢竟諫與信處有箇着落

林學蒙正卿問曾點只從高處見破却不是次第做工夫

來先生曰熹以為與莊子之徒相似釋點之學流而為周
故夫子因其言志貽

與而
終抑

曾子與曾點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

見得釋此便是參克肖之善雖非
蓋前之愆亦類喻父子道矣

或問曾子三省先生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一箇欠闕

處却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自不曾知得釋

子自知所不足者此三事人之為功當取其意省其病不可泥其事

自孔子之後得聖人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釋曾

之真故思孟皆得其道少偏倚如子夏商瞿輩其徒便支離矣

問孟子亦戰國氣習否曰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春秋

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釋若孔子孟

氣之外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

好高而少事實釋以孟子同莊列文字並論恐失之雜

先生曰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

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

周室人會恁地說釋文武周召初意豈為是說哉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箇子房孔明耳而子房尚黃老

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已

謀入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

此意也釋張葛學雖不同用亦相似

子房事業都是黃老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

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爾釋子

志忠貞其詭譎智也

召平高於四皓釋四皓定一儲亦何賤于正

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

關不透耳釋孔門去富貴處貧賤義正如此

問諸葛孔明出處曰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

間底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只有蜀先生名分正可與

有為故止得從之也釋孔明出處固甚正但作用不似伊周

武侯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自比管樂非謙釋此亦善說武侯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

反做不成先生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

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

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

了都做不得釋曹參文帝恐非真老子王謝若得老子妙處當又如何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

了許多事業釋只是無關雅麟趾之意便弱

淵明所說者莊老然却簡古堯夫辭極卑道理極密釋陶亦

可謂見大意

仲舒本領純正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

爽似仲舒而純不及釋文中子本亦自好其不純處學者誤入之言也

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欲之念甚重先生曰他

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只是不

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釋韓子只是好文甚故其道微

宋子澤

道夫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曰程子不知何
所見而然嘗攷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
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
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槩好釋有

士聞之

鄭康成也可謂大儒他攷禮名數大故有功事事都理會

得如漢律令亦皆有註儘有精力又曰東漢風俗諸儒煞

好盧植也好

釋以康成為大儒恐非夫子所謂君子儒若盧植又有得其大者意

問本朝人物曰韓范規模大又儉了溫公差細密又小砥

曰看本朝諸公如范文正差勝否曰畢竟許多人物都不

似聖賢地位放處又放細處又細放細放只是不可放過者

過

問東坡韓公如何先生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

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先生曰淺久

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

釋既是文人自立良是可勿論其粗淺矣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

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

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

釋謂荆公有德

行恐誤看也古之三德六德者皆有用而無害

立之說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

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先生曰一如呂吉甫及王荆公是也

陳了翁平生於取舍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人凡作文字

多好言此理釋了翁有志于仁

問東萊之學如何曰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

之釋此恐是先生未友伯恭之前語君舉之考究同父之利欲伯恭未必然也

撫學有首無尾發學有尾無首潭學首尾皆無只是與人

說

江西之學只是禪淵學却專是功利

浙間有一種學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

要有所見然後謂之悟此大可笑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擴充四端之類不可謂之不是然求

本而遺末其弊至於合理會底事都理會不得遇事無所

依據釋子靜遺害不小

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他是於濂

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釋濂溪是他的指點六經是他自尋得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

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

許多詩甚好釋固是天資好亦是起初不曾錯用功得

義剛曰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先生曰也有不恁

地底如明道自是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

好了釋義剛肯地做工只是為記誦文辭之學耳

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釋雖天資高者亦當自嚴毅方正入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

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

不能到釋孟子比伊川終是大且熱也

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釋亦有不似伊川之近處

而今看文字古聖賢說底不差近世文字惟程先生張先

生康節說底不差至如門人之說便有病釋從行尚處說更不差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

輩下稍皆入禪學去釋如尹彥明却立得定真子路之亞也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闕釋

精神短講學欠闕又焉得純粹恐只是資質温厚耳

先生曰尹和靖後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

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

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將與他看未得先生曰豈不是

如此釋只觀公明宣三年讀書便見彥明事

龜山只要閑散却好讀書如尹和靖便不讀書釋此恐誤看尹子尹

子真讀書者也

論及龜山曰將樂人性急粗率龜山却恁寬平此是間出

然其粗率處依舊有風土在釋直是孔孟周程出乎風土外矣

文定從龜山求書見上蔡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

者為多釋後學多好就已之資質從師故其所得不如古

游定夫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釋定夫亦

好新奇自程門出而猶為王氏惑况其他乎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

深潛縝密喜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釋與叔見得却

真下手便先克已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釋只清苦便是實學

李延平先生初間也是高才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在鄉不異於常人終日盡釋延平求疾言遽色李先生真箇是如此

仁之功切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又養得極好凡為學

也只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醉面盡背自

然不可及釋有所得者文字自寡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始能

收檢釋靜坐固好然不可一向溺着亦有弊故夫子襄衣短石袂

敬夫家不可得聽得說話便肯改釋只此便喜聞過矣

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後人望而敬畏之熹不愛也釋

夫子遜友如此安得不至于道

南軒疾革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

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

天理之妙語訖而逝釋即此可以觀易

熹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

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箇一渾身如何無得許多自此

逐時去了釋此等亦快有根子斬不盡便被他終身纏繞

熹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見得許多道

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釋勝處當

求未知是甚的物事亦似志學立不惑邪

李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

如史記律曆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

合古法釋看器數只是不泥便好蓋其大本元不在是也亡其本而專守攻乎未雖古律亦無益

或勞先生人事之繁先生曰大凡事只得柰煩做將去才

起厭心便不得

先生修書語人曰熹便自及被這事苦因思若不如用此

便不是自強不息了釋若被這事苦便起厭心了大抵不要緊俗事亦須使之不近身來方有

立處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元生有天生德於子底意思却無

微服過宋之意先生云至意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

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

事釋雖為其所當為外亦可省察故曰知風之自

問揚墨之道與佛老如何曰揚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

不闢老氏不知闢揚則老莊在其中矣

莊周列禦寇亦似這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

儒書他也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瞥見這物事便放浪去了

而今禪學也是恁地釋上緊隱行怪後世有

莊子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甚善釋易道仁義

秋多中老子中有仙意釋此恐非朱子之語審

老子之學魂常養魄故不耗散而水火交釋此解與上仙

所以因說參同契曰他之法只是以神運此精氣結而為丹其

說甚異釋此與說老子

自漢以來專用黃老東晉時佛法漸盛大率却祖老莊迨

達麼入中國然後一切掃蕩直指人心而諸子百家一切

俱廢釋惟正道無人主張故異端自

問昔見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

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為釋

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熹與之言正是大本不同

范林四首

釋大本不同良是若謂佛有敬以直內恐設記也

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

重楚岷五論地必為難

佛經中惟楞嚴呪說得家巧

其釋於異端但取其言便遺害

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

工夫

釋六祖存養者不是吾儒存養

歐公常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

則滅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釋歐言極明白果與夕死可矣罔生以免

以及天壽不貳者異矣

聖門只說為仁不曾說知仁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上蔡

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近年陸子靜又衝

突出張子韶之上

釋程子云學者於異端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上蔡却忘了故遺下張陸

游揚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

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

釋惟尹氏之學有功於程門多

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

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

釋纔取瑞巖便有流弊

弊

熹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熹曰邪意見不可有正

意見不可無

釋陸氏終近禪

時舉問孟子好辨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却不管他蓋

他只壞得箇窟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辨也

釋

者易明易止深
者難曉難過

朱子抄釋卷之二終

宋四子抄釋後

四子抄釋者何涇翁呂先生惧後世學者之學之靡也爰
輯周程張朱四先生之書而釋其要者也夫自聖學湮微
言絕士各以意為學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離經畔道
甚矣奎開宋室四賢疊興著書立言以覺來世所謂洙泗
之嫡傳是矣顧其全書浩汗靡竟學之者徃徃皓首窮年
而不得其要旨之所在先生慮其卒也此抄釋之所以作
也學者于是而學焉操要守約之餘上可以溯孔顏思孟
之道由是而學術正世教純發端之功不可誣也然則先
生之於是書可謂大造學者矣詩云豈第君子遐不作人

其先生之謂與其先生之謂與

嘉靖丙申陽月吉前進士後學莆田鄭汝舟謹識

四子抄釋後序

天地之道大矣哉作之者之謂聖至周孔而備
矣述之者之謂明至周程張朱而備矣出於聖
者經也出於明者傳也經傳作而道無餘蘊矣
涇野呂先生之爲成均也既以六經教士又取
儀禮日肄習之暇日復抄四子之言而釋焉其
於明道立教之功何如也諸生汪克儉輩乃以
抄釋付之梓人其服膺先生之教者歟未幾先

生轉官南部余爲閱成事且以播夫人人也因
附著歲月於末簡云

嘉靖十六年丁酉春三月廿日後學漢汭童承敘識



